

## 20130317 黃國昌：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Q&A p7

提問者5：我這裡有一個建議，每次做民調，我們都是問說你認為你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那我們這個民調不管誰做，都有一條都是，我認為我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很有意思，因為所謂公民的定義就是選舉、納稅、服兵役，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兩國的護照，可是大家捫心問自己，天底下有哪一個人會替兩個國家納稅，替兩個國家打仗，一定有一個時候你要畫一個底線。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很多德國裔的年輕人跑回去替德國打，他們美國長大、拿美國護照，可是他跑回去德國打美國(全場笑)，ok，所以一定有一個時候你一定要畫一個底線，所以以後呢，你們如果要做民調可不可以，這只是我的建議，which is my opinion，就是說如果要臺灣跟中國打仗的時候，你會站在哪一邊(全場笑)，那你如果要納稅的時候，你願意兩國的稅都要付呢，還是你要付中國的稅或者是要付臺灣的稅，謝謝。(掌聲)

提問者6：我知道那個艾森豪他是從德國來，但是他是帶兵去打德國。(全場笑)，ok，我順便問一下，那個第一個呢就是說，公民社會我希望pns再給我們做一個definition，解釋一下公民社會，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認識你就是經過黃xx，那我心裡頭一直認為你說是，認為你是外省的第二代，那剛才也聽你講，你好像說你爸爸在臺灣做礦工，大概不是，你這個是私人的問題，你願不願意稍微講一下？(全場笑)，你要是說是臺灣子弟的話呢，我會覺得很proud。(全場笑)

因為其實臺灣...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的這種區分跟詞彙，在今天的臺灣社會，我覺得已經淡掉了，那淡掉你問我，我覺得是好事，因為不管你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哩丟係呆丸郎(台語)，那但是如果回溯比較早期的定義的話是，我是本省人沒有錯，那我閩南語講得很不好，就是河洛話供嘎就麥欸(台語)，那個也是我的問題，因為學校教育的影響是比較大，因為在學校是不准講臺灣話，你在學校講臺灣話會被處罰，那小時候就很莫名其妙，我從小就開始當班長，那當班長你要...就是要去伸張正義很奇怪的原則，你不能講臺灣話，所以我講得非常不好，那我其實覺得滿遺憾的，但是因為後來求...就是求學就業大概也都是用目前的官方語言，所以講得不是很好。

我其實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的上半年，那個時候在辦總統直選的運動，大家要總統直選，那個時候馬英九又站在跟價值相對立的平台，他是委任職選派，然後勢力非常的大，所以大家集結在台北市的運動場，在八德路那裡，辦一個很大的群眾活動，那時候我大一跟社團的學長一起拿著麥克風去那邊演講，說為什

麼我們支持總統直選,我一開始講話的時候,馬上就被下面的人噓,共臺灣話啦,共蝦咪北京話,聽謀啦(台語)(全場笑),就是我站在上面我那樣的受到的反應是這樣,但是我跟他們解釋了以後,他們可以諒解,所以我們走的時候,對於一個學生來講,那個shock是很大的,因為我們大學的社團叫作大學新聞社,那大學新聞社在做的事情,在台大稱為改革派社團,那實際上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些想法用我們學校報紙的方式,在校園裡面傳,那當然做報紙的同時也在做運動,把實踐運動的內容反應在報紙上面,然後透過那樣的發行來取得宣揚我們相信的價值,那個時候做那些報紙在發行的時候,學生沒有什麼錢,但是我去那場活動,真的把我嚇壞,那邊支持的人是...你看起來是他們其實並不是很有錢的人,但是他們願意把他們口袋裡面的錢把一張一張的拿出來丟在那個箱子裡,第一次參加運動覺得壓力很大,因為那裡面的每一張鈔票代表的是他對於你的信任,那信任的不是你信任這個價值而是信任你願意把得到的這些支持再轉化成更大的影響力跟傳播的力量。所以我們被逼著去現場演講完以後,回去當天晚上就要做報紙,就是把那天在那場運動的場合我們第一眼觀察到的現象紀錄起來,傳回去校園當中。

那那個時候對於校園民主的所謂的...不要講啟蒙,就是校園民主的思想的散播,傳統的學生報紙還是一個重要的網絡,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臉書、也沒有Twitter、也沒有網站,基本上都還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在進行,所以先回答那個私人的問題,是,我是本省人,我的爸爸媽媽台語都講得很好(全場笑)。

提問者5: 公民社會你的一個definition ?

其實...它從不同的從...從不同的discipline,可能對於這個概念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概念,我所謂說從不同的discipline可能是,你從切入的是社會學的角度、政治學的角度、從法律的角度,那我自己一直在看這個公民社會的時候,事實上我在看的是,在一個價值系統下面共同生活的那群人,在這個價值系統下面共同生活的那群人是,公民社會的這個概念基本上希望跟政治部門的權力分配把它切割出來,譬如說在政治的結構上,我們相信check and balance,所以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分立,當然你如果按照孫文的想法,他認為另外兩權有獨立的必要,但是實際上面我們大家都知道整個憲政的架構即使你在講的是五權分立,它實際上面的運作還是三權分立這樣子,那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上面,我們會相信說,透過三權的分立,能夠對於我們重要的價值,包括剛剛所講的自由民主人權,能夠有一些非常好的制度面上面的保障。

但是公民社會的這個概念跟制度面跟政治面上面那樣子的，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上面的理解，事實上是切割出來，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civic society當中，這群人他們生活在這個價值體...就是說生活在共同的一套生活環境跟價值體系下面，對於他們所認為重要的信仰跟價值，是透過不斷地累積、彼此的對話，人跟人之間的對應當中所逐漸累積出來的，而那樣子的力量跟那一群人對於共同價值的的支持跟擁護，所產生出來的力量，我自己會認為是高於在政治面上面的動員所擁有的...所擁有的...就是說所擁有的能...所擁有的能量。

那以臺灣現在目前的情況上面來講是，其實我這個，從頭到尾我都一直沒有講，或許我已經講了，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講真正想要講的話就是，在現實面上面，很多支持臺灣主體意識或臺灣價值的人會認為說，讓民進黨執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當你取得政權了以後，你才有可能做很多重要的改變，這件事情我完全贊同，但是問題是，你有時候直直的眼睛只看到這件事情，去做這件事情，是朝著這個目標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老實講，當你真的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想要實現的目標是不會真正被實現，你要問你自己的是，那我取得了這個手段這個mean以後，我要真正實現的價值是什麼，那個價值才是真的東西，當你看到那個價值才是真正的東西的時候，你在公民社會當中不斷地去傳播這些價值，不斷地去動員公民社會的力量，去實踐、去辯證這些價值對於你自己生活的重要性的時候，你才能夠真的去產生更大的力量出來。

表面上面看起來路走得比較遠，但是我會認為那是在做真正重要比較基礎的功夫，路會走得比較遠，但是或許路走得比較遠，以最後要達到的那個目標來講，這才是最快的一條路。